

# 斯大林和他的情人

——克里姆林宮內的暴虐和荒淫



天北譯叢

■ 列昂納德·根德林著

■ 肅然 楊曉譯

■ 余雲校



# 斯大林和他的情人

——克里姆林宮內的暴虐和荒淫



A742

2G 347



天化譯叢

■ 列昂納德·根德林著  
■ 肅然 楊曉 譯  
■ 余雲 校

45 11 58 85 21 A

## **斯大林和他的情人・列昂納德・根德林著**

---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羣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528 3671 圖文傳真：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電話：528 3605 865 0708 圖文傳真：861 1541

**承印：藝城印刷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40號富城工業大廈16樓A4

電話：897 1089 圖文傳真：558 2439

**發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303 1010(13線) 圖文傳真：764 1310

---

© COSMOS BOOKS LTD. 1991

ISBN 962 257 510 2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九一年・香港



《斯大林與他的情人》劇照



斯大林的情人——歌劇演員達維多娃



## 本書主要人物表

達維多娃——莫斯科大劇院歌劇演員，全名薇拉·亞歷山德羅芙娜·達維多娃，小名韋羅奇卡。

斯大林——蘇聯共產黨首腦，全名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

亞戈達——史大林時期蘇聯的秘密警察首腦，曾受斯大林命審查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並審訊槍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後以瀆職罪被解職，並於另一次黨內清洗中被槍決。

夫，並審訊槍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後以瀆職罪被解職，並於另一次黨內清洗中被槍決。

基洛夫——蘇聯共產黨領導人，由於支持斯大林對付右翼反對派而當選政治局要員，後權力膨脹至足以

與斯大林分庭抗禮，於列寧格勒被暗殺。後來，赫魯曉夫在他的《秘密報告》中指出，正是斯大林本

人策劃暗殺基洛夫。

季諾維也夫——蘇聯共產黨領導人。二十年代初與斯大林、加米涅夫結成聯盟，阻止托洛茨基成為列寧

的接班人，後被斯大林趕出政治局，後以參與暗殺基洛夫的罪名被處決。

加里寧——蘇聯共產黨領導人，一九一九至四六年為蘇聯國家形式上的元首。

加米涅夫——蘇聯共產黨領導人，列寧病危時，與斯大林、季諾維也夫聯合排斥托洛茨基，後又與托洛

茨基聯合反對斯大林，在大清洗中被槍決。

布哈林——蘇聯共產黨領導人，一九二九年被開除出政治局，三十七年被捕，三十八年被指控進行反革命活

動和破壞活動，定罪處死。

布瓊尼——蘇聯元帥。一九三八年當選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一九四一年德國進攻蘇聯時任西南戰綫

總司令。

圖哈切夫斯基——蘇聯元帥，曾任紅軍參謀長和陸海軍副人民委員，一九三七年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控勾結德國遭處決。是達維多娃真心相愛的情人。

維辛斯基——蘇聯共產黨領導人。三十年代大清洗時任首席檢查官，一九四九年任外交部長，斯大林逝世後降職。

馬林科夫——蘇聯黨政官員，斯大林親信。參加三十年代大清洗，曾遭日丹諾夫指控撤職兩年，後又成為斯大林主要助手之一。斯大林死後與赫魯曉夫爭權而被開除出黨。

米高揚——蘇共領導人。二十年代黨爭中支持斯大林，四十年代後期失寵。斯大林死後支持赫魯曉夫。

日丹諾夫——蘇聯黨政官員，二次大戰時領導列寧格勒保衛戰。他的死始終是個謎，並引發一次大整肅。

奧爾忠尼啟則——蘇聯共產黨領導人。一九三〇年當選政治局要員。三七年突然逝世。後來赫魯曉夫說他是被斯大林逼迫自殺的。

伏羅希洛夫——蘇聯軍政領導人，內戰時期與斯大林結為密友，三五年成為蘇軍元帥。一九五七年參加企圖把赫魯曉夫趕下台的「反黨集團」，但仍保其職位。

貝利亞——蘇聯警察領導人。一九二一年任政治保安總局主席。一九四五年成為蘇聯元帥。斯大林死後被捕，五三年被處決。

葉若夫——蘇聯黨政要人。在任秘密警察期間，實行了被稱為「葉若夫恐怖」最殘酷大清洗。三九年從政治舞台中消失。

赫魯曉夫——蘇共前領袖。三十年代是斯大林熱情支持者，參預了大規模清洗。斯大林逝世後，參與殺害貝利亞，排擠馬林科夫，後又發表秘密報告批判斯大林，六四年被迫稱病辭職。

卡岡諾維奇——蘇聯共產黨領導人，與莫洛托夫同為斯大林大清洗之後蘇共政治局中的核心人物，後參與反對赫魯曉夫的活動。

莫洛托夫——蘇聯政治家與外交家。列寧逝世後，堅決支持斯大林，斯大林逝世後於五七年被赫魯曉夫以「反黨集團」分子為名免除一切高級職務。

高爾基——蘇聯作家，代表作有：《母親》、《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等，是蘇俄革命文學的代表人物。

蕭洛霍夫——蘇聯作家，代表作為《靜靜的頓河》。

# 譯者的話

本書是根據莫斯科大劇院著名歌劇演員達維多娃的回憶寫成的長篇歷史小說。它以達維多娃與斯大林的生活爲主要綫索，以蘇聯黨政要人在克里姆林宮大牆之內和大牆之外豪華別墅中的活動爲背景，展現了斯大林執政年代蘇聯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歷史畫卷。

斯大林是人不是神。自第二個妻子阿利盧耶娃死後，他是否像蘇聯官方所說，只過着緊張的政治鬥爭生活，只有戎馬倥傯的軍旅生涯呢，還是和普通人一樣，也有七情六慾，也有對愛的追求和婚戀生活的渴望？

這本回憶錄性質的歷史小說幫助我們解開了這個疑團。國色天姿的達維多娃回憶了她伴隨斯大林度過二十個春秋、彼此恩恩怨怨的生活，揭露了蘇共最高層達官顯貴們「滿口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的卑劣靈魂，描繪了維辛斯基等人玩弄外交和政客手腕的醜惡嘴臉，瞭解了基洛夫、馬林科夫、伏羅希洛夫等人對她的愛慕之情，敘述了她同風度翩翩、才華橫溢的蘇軍高級將領圖哈切夫斯基之間一段撕心裂腹的感情糾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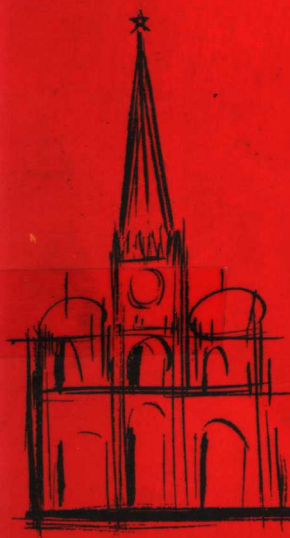
與此同時，達維多娃對蘇聯歷史上的黨內鬥爭、肅反擴大化、殘酷迫害布哈林等老布爾什維克的內幕也有所披露。爲甚麼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最近指出，斯大林是個獨裁者，犯下了摧殘人性的不可饒恕的罪行呢？爲甚麼莫斯科要爲受斯大林迫害致死的人樹立紀念碑呢？……讀完此書就會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 本

書是根據莫斯科大劇院著名歌劇演員達維多娃的回憶寫成的長篇歷史小說。國色天香的達維多娃伴隨斯大林渡過二十個春秋，彼此恩恩怨怨，欲斷還連。達維多娃的美色，也令幾乎整個蘇共中央政治局為之神魂顛倒。

達維多娃周旋於眾多「老革命者」之間，有的是愛情者，有的是英雄，有的是卑鄙不用其極的特務，有的差不多就是色情狂。她因此走進蘇共高層的政治圈子，見證了一些陰謀和暴虐的權爭，而她也以自己的肉體，換取苟活於那個荒淫世界的生存機會。

本書之大膽與觸目驚心，可謂自鐵幕揭開以來無過其右者。在這裏，所謂革命領袖，不過是一羣猥瑣下作、卑劣不堪的惡濁男人，而他們想要擁有的，也不過是權、錢和女人而已。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H.K.\$ 60.00

一

我是在一九四五年末認識薇拉·亞歷山德羅芙娜·達維多娃的。我們有過多次饒有趣味而又難以忘懷的會面。

「你是個勇敢的人嗎？」在斯大林逝世後的一次會面時她向我提出了這個問題。

我說：「那要看對甚麼而言了。」

「我有些往事需要回憶，您願意將一位女演員的講述記載下來嗎？如果把我的故事寫成小說，我會欣然同意的。這樣做會更穩妥些，因為寫成文獻就要負有一定的責任了。」

我做了肯定的回答。

「我和斯大林姘居了十九年。那麼爲甚麼我要邁出責任如此重大而又具有極大危險的一步呢？爲甚麼要把人們聞所未聞的斯大林的私生活告訴您呢？」薇拉·亞歷山德羅芙娜神經質地咬了一下嘴唇，繼續說道，「也許您正在想，我生前需要再撈一些榮譽，不然死後也應當留下聳人聽聞的壞名聲。您若是這樣想，那就錯了。我有俄羅斯聯邦和格魯吉亞共和國人民演員的榮譽稱號，榮獲過多枚勳章和獎章，而且三次被授予斯大林獎金。我積蓄了一些錢財，還因『特殊功勳』而領取個人退休金。我是第比利斯音樂學院的教授，在給學生輔導之餘，還做家庭教師。或許您會認爲，我是一個曾被拋棄的、惱羞成怒的情婦，因而下決心對昔日擁有無限權力而今長眠地下的領袖進行報復！不，不是這麼回事！我很清楚，斯大林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愛着我的，他總是急不可待地盼望我的到來。然而，只有現在，當他不在人世的時候，我才敢直言不諱地說，在那十九年的日日月月裏，我違心地取悅於他，被迫地玩弄自己的感

情。

「我是一名演員！這或許就是我在滿腹狐疑的斯大林心目中成爲世界上唯一的一個可以完全信賴的人的原因吧！當然，在他的助手當中，還有一個可以同我相媲美的人，這就是最忠於他的亞力山大·尼古拉耶維奇·波斯克列貝舍夫。」

「多年來，我一直被迫地過着雙重生活：一方面，我不得不在劇院、排練場、音樂會上從事排演活動；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斯大林熱烈而瘋狂的愛撫中消磨時光。」

「我之所以講述這一切，是希望在我死後人們能夠認識和瞭解另一個斯大林——剝去偽裝的斯大林。」

## 二

我出生在下諾夫哥羅德，父親是土地測量員，母親是人民教師，我出生後不久，全家便遷居遠東，住在阿穆爾河流域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市。從童年起，我就愛上了原始大森林，喜歡釣魚、點燃篝火，愛聽泛着狂濤駭浪的阿穆爾河的呼嘯聲。一九二〇年，日本人企圖侵佔我們的城市，於是我們只好拋棄一切，逃往布拉戈維申斯克。中學畢業以後，我在合唱團裏當了幾年的教師。一九二四年，我很走運，考上了列寧格勒音樂學院，主考人之一是作曲家亞歷山大·康斯坦丁諾維奇·格拉祖諾夫。他在我們這些大學生中享有極高的威望。德高望重的音樂家認爲我的聲樂素質很好，有培養前途。當我在歌劇學校演唱了《卡門》的獨唱以後，就被調到馬林歌劇院（現爲基洛夫歌舞劇院）工作。我在梅耶貝爾的歌劇《法國新教徒》中扮演風流少年烏爾班，從此開始了舞台生涯。我感到非常幸福，高興得有如登上了九重天。

當時我才廿三歲，連最要好的女友也在偷偷地忌妒我。我創作上的每次成功都使她們感到痛苦。劇院讓我演唱歌劇《艾達》、《卡門》和《霍萬斯基叛亂》的主要獨唱部分。

當時主宰着列寧格勒歌劇舞台的是索菲亞·普列奧布拉任斯卡婭，她很早就得到彼得格勒的實際獨裁者格里哥里·季諾維也夫的青睞。

有多少個晚上，我在空蕩無人的大廳裏練唱，又有多少個深夜，我倒鎖上演員練唱室的門，避開大家，咬破了嘴唇，哭泣着，喊叫着，甚至歇斯底里大發作，但仍然繼續練唱，我盼望着有個出頭之日，盼望着成名成家。

一九三二年早春，我們劇院來到莫斯科，在大劇院舉行演出。演出前我們獲悉聯共（布）中央第一書記斯大林要來觀看。我們真是興奮極了，夜以繼日地排練，幾乎沒有休息時間。

我多麼渴望能夠在這家享有極高聲譽的劇院舞台上演唱啊！同往常一樣，一個意外的機會使我如願以償：索菲亞·普列奧布拉任斯卡婭患了咽喉炎，只好改動節目單，把歌劇《艾達》換成《卡門》，並讓我在其中演唱主要的獨唱部分，我真是高興極了，演出前我整整化裝了三個小時。我激動得身上一陣冷一陣熱，雙膝顫抖，滿臉通紅。盼望已久而又令人不安的第一遍鈴聲終於響了，接着是第二遍、第三遍。指揮走到譜架前。主要獨唱演員應邀走向前台。觀眾和演員們的目光都投向政府首腦的包廂，裏面坐着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寧、伏羅希洛夫、米高揚、奧爾忠尼啟則、布哈林、李可夫、亞戈達、季諾維也夫、基洛夫、加米涅夫和圖哈切夫斯基。我平生第一次這麼近地看着斯大林。他親切地微笑着，站起來同大家一起鼓掌。欣喜若狂的歡呼聲在大廳裏回蕩着。

吊燈緩緩地熄滅了，樂隊奏起了序曲。

我的眼前閃現出自己短暫的一生……虧得指揮亞歷山大·梅利克——帕沙耶夫幫我進入了我角色……大劇院的首場演出結束了，錦緞帷幕最後一次降了下來。大廳裏喧囂起來。

小劇院和莫斯科藝術劇院的演員葉芙多基婭、奧莉加·克尼佩爾——契訶娃、阿拉·塔拉索娃向我獻了花籃和一大束鮮紅的玫瑰花。「韋羅奇卡，<sup>①</sup>您唱得太動聽了。莫斯科好久沒有聽到和看見如此令人消魂蕩魄的《卡門》了。這些美麗的鮮花是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送給您的。」塔拉索娃親吻着我，細聲細氣地對我說。

我非常幸福，眼睛裏流出了激動而歡快的淚水。我被邀請到政府的包廂裏來。當我還沒有醒悟過來的時候，我就被介紹給斯大林和他的戰友們。

「達維多娃同志，對待自己的成績」，斯大林輕聲地說，「應當不驕不傲，當心，別頭腦發熱！」伏羅希洛夫贈送給我一盒巧克力糖，奧爾忠尼啟則送給我一個裝有珍貴禮物的奇妙的小盒子。

「達維多娃同志，」斯大林停頓了一會兒又同我講起話來，「您想住在莫斯科，在大劇院工作嗎？」我回答說，我要考慮一下。

「這樣處理問題就對了。在任何情況下都需要三思而後行，我們在這段時間裏要請主管劇院的同志們作出有關您的工作調動的決定。列寧格勒人才濟濟，普列奧布拉任斯卡婭就工作得很出色。」

我感謝他對我的關心。

斯大林蹙額睨視，這是一種有權勢的男人尋根問底，威嚴不可侵犯的目光。這一目光雖然稍縱即逝，但却永遠留在了我的記憶裏。斯大林在窺探我內心的秘密，並謹慎地估量着，我是「同意」呢，還是「反對」？……

過了一個月，我收到了政府調我去大劇院工作的調令。

我在列寧格勒時就已經與歌劇演員德米特里·謝苗諾維奇·姆切德利澤——尤日內結了婚。從新婚初期，我們之間就形成了一種複雜而微妙的關係。在長時間的爭吵以後，我們達成了這樣一種協議：每個人都有權獨立處理自己的生活問題，但不得離婚和彼此遺棄。

## （一九三二年）

### 三

大劇院經理處友好善意地接待了我。當時我太天真了，心想，憑着自己的聲樂修養和表演技巧，理應受到尊重。但不管怎麼樣，我終究實現了自己美好的理想，我成爲國家最高歌劇院的一名獨唱演員，在這裏登台演出的有無與倫比的藝術大師夏里亞賓、索比諾夫、涅日丹諾娃……

十一月七日早晨，舉行了隆重的慶祝十月革命大會。晚上演出了里姆斯基·科薩科夫的歌劇《普斯科夫姑娘》。在政府首腦的包箱裏，斯大林和身邊的人邊看演出邊熱烈地交談着。八日晚上，按照慣例，克里姆林宮應該舉辦音樂會，我自然要參加演出。但晚上六點鐘我接到這樣的通知：音樂會取消了。後來我才知道，那天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達·阿利盧耶娃「突然」死去。她曾經在列寧的秘書處工作過。

我如同其他任何一個女人一樣，很想知道領袖的妻子是個甚麼樣的人：她是一個聰明、美麗、富有風趣、有教養和精力充沛的人嗎？她是否熱愛藝術、音樂、繪畫、文學和芭蕾舞呢？或者是一個平凡的養尊處優的黨的貴婦人——女學究呢？

我們這些演員連對無足輕重的瑣事都富有好奇心，交談時常常彼此發問：爲甚麼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領導人進行正式會談和觀看演出時都不帶自己的夫人？我在首演《多餘的謹小慎微》時，匆匆一瞥，發現斯大林在場。十二月底他又來聽歌劇《惡魔》。

除夕之夜我參加了克里姆林宮的音樂會，演唱了歌曲。音樂會演出結束後，演員們被邀請出席演出宴會，安排我和斯大林、伏羅希洛夫坐在一起。這兩個胸前掛滿勳章的人談興很濃，使我沒有寂寞和不舒適的感覺。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吃得很少，幾乎沒有喝酒，他以喜悅的目光看着我，我心裏感到很平靜，有說不出的輕鬆和愉快。新年晚會就在這種氣氛中於午夜結束。

要離開時，我突然在短皮大衣的口袋裏發現了一張不知誰寫的小紙條：「練馬場附近有汽車等您，司機會把您送到該去的地方。請把紙條保存好。」

紙條上沒有署名，我非常害怕。夜已經很深了，沒有人可以商量，該怎麼辦呢？這是一個冬季的暴風雪之夜，街上很冷，站在那裏我不禁聯想起近來所發生的一連串的事情：在大劇院的包廂裏，我第一次同斯大林見面時，他是怎樣看我的；爲甚麼在這個新年晚宴上我恰恰和他坐在同一張餐桌進餐？我竭力排除那糾纏不清的想法：他難道真心愛上我了？我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歸根到底，上帝創造出來的漂亮女人，就是爲了讓男人們去愛的。世世代代的智者、哲學家、詩人、劇作家一直都是這樣寫的。

在克里姆林宮大門口有一個中年人，他走到我面前，仔細地看了看我，彬彬有禮地問候我，然後說道：「小汽車在等您，您坐到車裏暖和暖和吧，現在街上冷得要命，恐怕有零下三十二度了。」

這個又高又瘦的陌生人把我領到汽車前，他打開了車門，幫我坐上車。馬達很快發動起來，汽車全速行駛，基輔火車站的輪廓、多羅戈米洛夫斯克關卡的陳舊房屋依稀可見。我們駛到一處僻靜的圍牆

前，司機通報了以後，從門衛室走出幾個軍人和文職人員。

「夫人，您有甚麼證件嗎？」一個大漢問道，看樣子他是領頭的。

他那寬厚的男低音特別刺耳。我出示了證件，大門便自動打開了。眼前出現了一座非常雅緻的房子，它酷似十八世紀末的古老莊園。一個寡言少語的女人把我領進了舒適的客廳，我凍得滿臉通紅，顧不得脫下外衣就一下子坐到沙發上。

「薇拉·亞歷山德羅芙娜，您已經到了？」我聽到斯大林那熟悉的、用非俄羅斯人的很重的喉音發出的問話。

「是的，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我剛到。」

「現在我叫人幫您脫衣服。」

一個女人幫我脫下了皮大衣，摘下了皮帽子和手套。她那雙灰色的大眼睛呆滯無光。

「您大概餓了吧？」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溫柔地說，「咱們到餐廳去，那裏想必已爲我們準備好了飯菜。在我這裏可不必拘謹喲！」

走在這鬆軟的地毯上，真叫人愉快。在一張小餐桌上鋪着雪白的綉花台布，上面擺着兩套餐具：極精緻的碗碟、舊式鍍銀的餐叉、餐刀和湯匙。

一個彬彬有禮，不太年輕的俄羅斯女人招待我們就餐。連大劇院的小賣部也沒有這麼精美的食品。看到這些美味佳餚我胃口頓開，興致勃勃地品嚐了香味濃郁的多年陳酒，我簡直不敢相信，元月第一天我竟能吃到新鮮的蔬菜：黃瓜、四季蘿蔔、西紅柿、梨和蘋果等，我有些發呆。

「我們的食品儲備不多，只給您準備了葡萄酒、魚子醬、魚、甜食、蔬菜和水果」。斯大林看到我誠